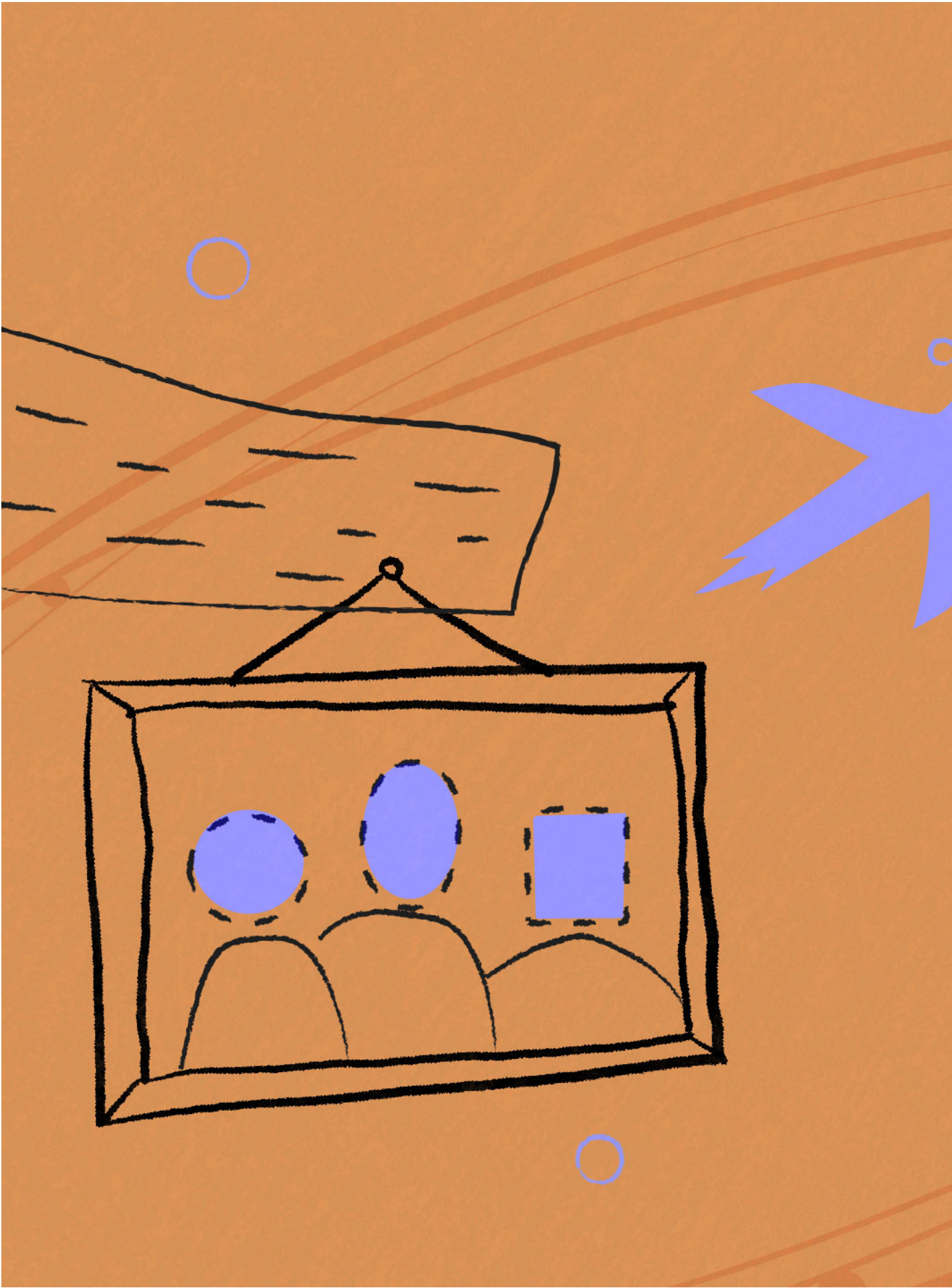


「Chosen Family」：當習慣了割裂的我們，重新去愛具體的人 | 行星酒館 EP2

身處海外離散酷兒社群，我們終於找到自己想要的家人，發現原來愛是這個樣子，是這個形狀。



插畫：Mantha Mok

林東尼刊登於 2023-09-14

[#LGBTQ](#) [#端傳媒Podcast](#) [#行星酒館](#) [#潤學](#) [#離散社群](#)

【編者按】歡迎來到端傳媒Podcast——在這裏，端傳媒的深度報導擁有聲音。你會聽到跨文化、跨地域、跨語境的故事、經驗和觀點，打開一個又另一個世界。除了端的原創節目，端傳媒還會不定期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創作者合作，共同推出特別系列節目。

這次與端傳媒合作推出的華語離散播客「行星酒館」，來自旅美媒體人林東尼。東尼曾任美國著名晚間新聞欄目VICE News Tonight的東亞區製片人，也是Netflix亞裔社交媒體平台Golden的發起人之一。去年，他辭掉了美國的工作，搬離了定居多年的紐約。在亞洲與世界各地走出來的新老離散者相聚之後，他決定在泰國清邁租一塊地和一個果園，並成立了創作空間「此處」。

播客「行星酒館」是東尼與端的一次合作嘗試，用聲音記錄離開家園的異鄉人們所遇到的人、經歷的事、以及深刻的體驗。第二期行星酒館，三個酷兒好友聊起在海外組建chosed family的緣起和過程，也探討什麼是家、什麼是愛，以及如何在糟糕的時代，創建自己的家庭、社群和儀式。

歡迎在 [SoundOn](#)、[KKBOX](#)、[Spotify](#)、[Apple Podcast](#)、[Pocket cast](#)、[Google Podcast](#) 平台上關注我們喔！



清邁的海報。

「愛自己，愛夥伴，不愛國，愛CHOSEN FAMILY，愛大地，愛自由，NOT YOUR PATRIOT」。

農曆新年，泰國街頭冒出星星點點的中文海報。正在小城散步的我，陡然瞥見電線杆上手寫的中文大字，不由心頭一震。寥寥數語，沒有落款，卻像一根針，把什麼東西刺破了：在異鄉的公共空間裡，竟有其他使用中文的人，放出友善而充滿希望的訊號。在[有人用「反殖民話語」把社會主義文明價值觀刷滿塗鴉牆的時代](#)，這張小城電線杆上的海報出乎意料地直白真誠：沒有憤世嫉俗與花裏胡哨，也沒有裝腔作勢與後現代解構。看慣了太多中文啞謎和暗語，這幾句話簡單得不需要闡釋，甚至有點陌生。

海報上那句「愛CHOSEN FAMILY」，更帶起了千頭萬緒。我的chosen family在哪裡？我該如何去愛TA們？

沒有人是一座孤島，可過去十年裏，我們面對著人際關係的山崩海移。不論是物理分隔，還是心理割席，幾乎每一個人，都難以避免地失去了熟悉的親友、愛人、同事、同學。而一旦選擇了「潤」或離散，那更意味著大多數舊關係被連根拔起。

然後呢？

當我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別離、割席、喪失之後，我們怎麼去建立和維護新的親密關係呢？



2022年7月14日，美國紐約，一對情侶在煙花表演期間接吻。攝：Alexi Rosenfeld/Getty Images

過去幾年，一些本無甚交集的酷兒朋友，不約而同搬到紐約「日落公園 (Sunset Park)」這個以新移民為主體的中文社區。在標榜潮流先鋒的布魯克林，這裡的廣場舞、網吧與奶茶店的周杰倫音樂似乎還停留在2000年初的中國大陸。疫情三年，夾在美國高漲的反亞裔情緒與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之間，大家竟在此處找回了一種「無需解釋」的自由。一來二去，幾個朋友漸漸熟絡起來。原本散落在所謂紐約各處「精緻」社區、一年最多應酬一兩次的我們，轉而變成了《請回答1988》裡每天吃百家飯，相約遛彎兒的友誼。一起過時過節、做飯煲劇，也在這種自在與愜意中，忽然找到一種久違的篤定和信任。

或許是偶然中的必然，我們的通訊群名，恰就叫「我愛我家」。

就在偶遇那張海報的那周，「我愛我家」群組織了線下的元宵節晚會。包餃子，放音樂，甚至還設立了頒獎環節，輪流表彰每個人過去的一年。這晚會才轟轟烈烈辦罷一場，大家就已經開始計劃明年的升級版，儼然已成為一個「家庭傳統」。

我想，那些在清邁街頭貼海報的陌生朋友，想必也有一群好友，在動蕩的世界彼此依靠。散落在各地的朋友們，是不是也都在新的世界裡，尋找和愛著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們呢？

念及於此，「行星酒館」播客的第二期，請來兩位「我愛我家」的家庭成員，聊聊我們在離散的時代，如何去面對「家庭」、「家人」，如何在動蕩的世界裡，重新去練習「愛」的能力。

- 02:11 在泰國街頭的熱淚盈眶
- 04:51 身處chosen family中的全新體驗
- 12:28 一個時代的困境與真我
- 13:56 酷兒身分與家庭概念
- 18:30 如何與原生家庭相處
- 22:58 親密關係中無條件的愛與界限感
- 27:28 在選擇家人時的一些考量
- 39:15 一場魔幻元宵晚會暨頒獎大會
- 46:52 重塑的文化連結
- 52:16 在糟糕的世界裡，愛具體的人
- 57:14 打開chosen family新世界大門後的改變

播客精華節選

在泰國街頭的熱淚盈眶

東尼：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行星酒館。在離散的時代，我們講述離散的故事。這期播客聊的是chosen family。在建立離散生活的過程裏，越來越多身邊的朋友開始反思家庭的形態和意義。家庭一定要被血緣和婚姻捆綁嗎？chosen family究竟意味着什麼？今天有幸請到兩個好朋友Ashley和Meng，也是我在布魯克林的酷兒家庭成員。

去年2月，我在清邁街上充滿泰文招牌的地方，看到一個中文海報。海報說：「愛自己、愛夥伴、不愛國，愛 chosen family、愛大地、愛自由，not your patriot」。當時就有點熱淚盈眶，原來在不同的角落，竟然有朋友在用中文講同樣的事情。海報上每一句話都是用不同的顏色寫的，似乎有彩虹的意象。海報上說的「愛 chosen family」尤其打動我。那一瞬間我想起了我布魯克林的朋友們，你們不僅僅是朋友，而是我的 chosen family。



2018年6月9日，泰國大城府，兩名男孩跳入河中。攝：Artur Widak/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

Ashley：我每次從曼哈頓來布魯克林日落公園這裡，要坐一個小時地鐵，有種回老家的感覺。日落公園是紐約的又一個Chinatown，華人的各種東西都有，來這裡會有安全感。你們兩個都住在這邊，每次我來都有在國內去親戚家的感覺——我一個人孤單的在外面拼搏、漂泊，坐一個小時回來，就很有歸屬感。

Meng：我們的微信群叫「我愛我家」，是我生日的時候建的，慢慢衍生成了日落公園的群，群裏面大部分都是酷兒。群的頭像是《我愛我家》電視劇頭像。其實我來紐約也挺久了，從 2015 年到現在，自認為有過一些和社群聯結的經歷，但是來了日落公園之後，和中國酷兒朋友建立的新家和以前挺不一樣的。

我最開始來紐約就去了布魯克林的Bushwick，和另外五個酷兒朋友住在同一個空間。那時候並沒有所謂家庭的感覺，大家分享一個空間，但不是家人。現在雖說我們住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有一種心的連結，見不到彼此的時候會掛念。其實這些年，我還花了很多心思經營一個少數族裔的酷兒社群，但那個社群以英文為主，以前講 chosen family，我會覺得抽離，雖說我很在意那些人，但總有一層的自己不能跟他們分享，就是我的中文的這一面。來日落公園以後，就是過去的一年，chosen family 的感覺越來越清晰。我不再需要去解釋什麼東西，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，了解彼此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，為彼此的成長而驕傲。

東尼：你搬到紐約去了Bushwick，我搬來就住進Hell's Kitchen。那是紐約的百老匯附近，時代廣場旁邊的一個街區，一個特別gay同時又特別白的社區。

它是紐約不斷士紳化的結果：曾經切爾西才是紐約的同志社區中心，再之前則在西村，它們一個個被士紳化了。切爾西越來越貴，同志們就從切爾西搬到Hell's Kitchen。我搬去Hell's Kitchen的原因很簡單，就是 I want a 「Sex and the City life」。以前看《慾望都市》，就覺得這個城市有一種吸引力。我自己也是寫東西的，我可以過來當Carrie Bradshaw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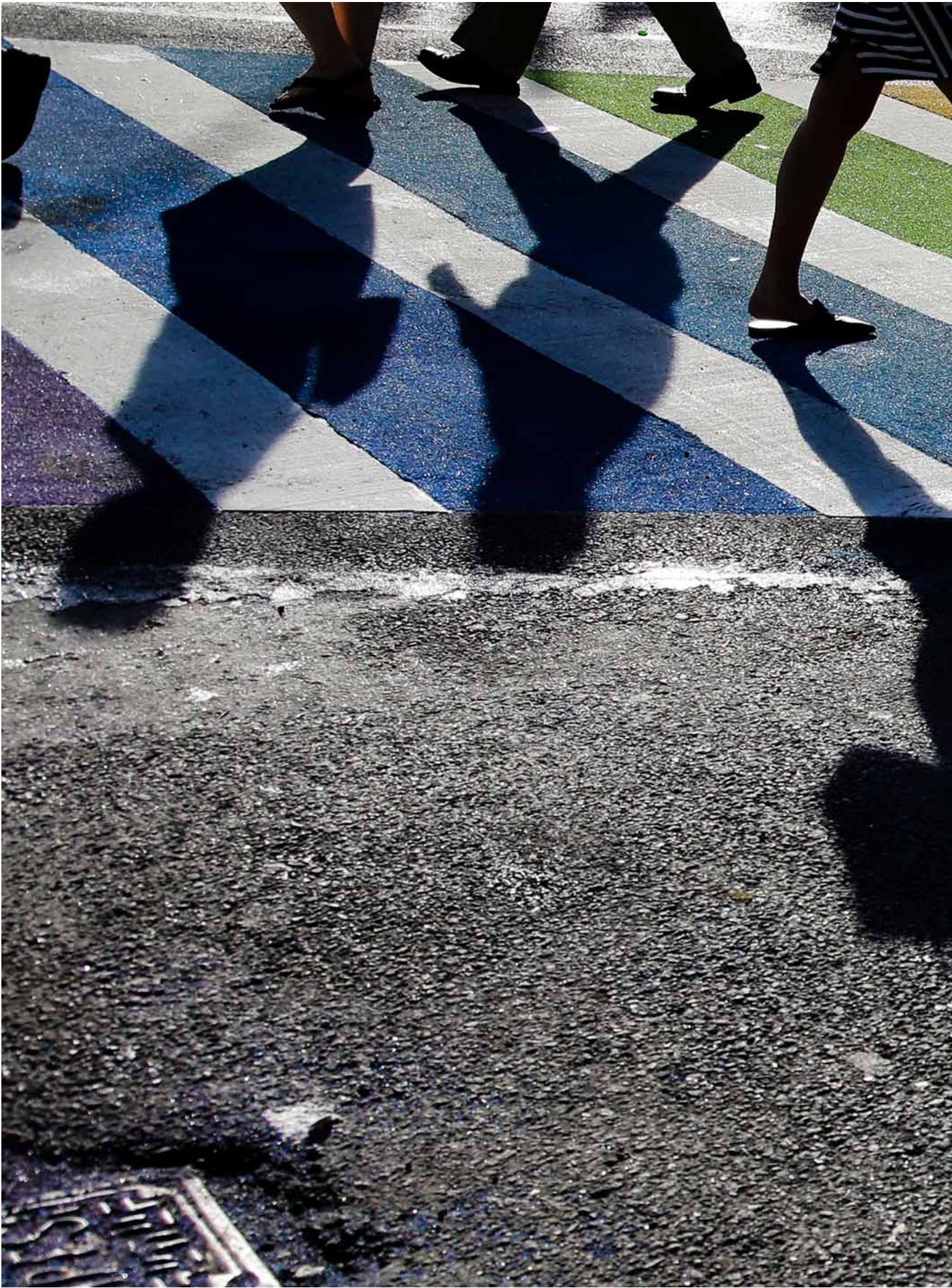
那時，完全沒想着family，要不要其他人的support——去紐約難道不是應該在紙醉金迷的生活裏，每天出入不一樣的世界，感受最刺激的那些東西？

Ashley：我過去兩年住的地方，就在Hell's Kitchen和上西區交接處，我完全理解你說Hell's Kitchen那邊有非常多順性別白同志。雖然他們是同志，但他們在LGBTQ社群當中佔很大的話語權，因為他們是白人。這也呼應了我們為什麼在日落公園找到了深切的連接。不僅是性取向，你的各種身份和族裔，來自相似背景才知道彼此的表情為什麼是那樣。這種intersectionality，如果能達到交融，真的是很難得、很珍貴的感受。

東尼：是的，住在日落公園之前，我覺得chosen family 這個詞很可愛，是一個大家創造出來的概念。我也知道在歷史上的酷兒群體有很長的選擇自己家庭的歷史。比如說電視劇《Pose（姿態）》，大家叫對方father，mother，son，其實有很多歷史包袱在裏面。幾十年前，很多酷兒群體被趕出家門，無家可

歸。回到中文語境，形婚也是一種chosen family，以前沉迷於看天涯論壇的「一路同行」板塊（同志主題板塊），其實很多酷兒通過來形婚選擇自己想要的家庭。

Ashley：我前段時間看一本書，講七八十年代紐約的俱樂部的dance party，參加的主要人群都是同志，因為同志最會搖擺，最會釋放自己，在舞廳最耀眼。對他們來說組織 dance parties 那些俱樂部是他們唯一能夠真實做自己、可以扭動自己的地方。看完以後我就好感慨，現在大家至少可以在陽光下做自己。尤其在紐約，說自己是LGBTQ，別人眉毛都不會挑一下，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，但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困境。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被家裏驅逐、連物理空間都沒有的危險，但是我們有很多精神疾病，所以很需要 chosen family提供需要精神上的支持。而且我們作為第一代移民，還需要能夠有homebase 和安心的感覺。這種精神需求是被大大低估的，它真的很重要。



2019年6月27日，美國紐約，行人彩虹色的道路上行走。攝：Frank Franklin II/AP/達志影像

在chosen family裏，I can be a loser

Meng：我們三個都已經出櫃了，我還在櫃裏的時候，也有信心爸媽最後還是會支持我。但我當時有去參加一些出櫃工作坊，聽到很多故事都特別慘。有些被驅逐出門，有些把自己鎖在不見天日的地方。以我的經歷來說，長大的過程中我一直都知道我的這個身份沒有錯，但是我也知道，這個身份，我的大家庭不會輕易接受。所以我很早就開始探索尋 chosen family和可以支持我的系統。同志身份雖然讓我很早就有孤獨感，但是也更早地推動我向外探索。

Ashley：我跟你的路徑不太一樣，我沒有你的這個意識——「我孤獨，我得去尋找」。我沒去主動想辦法解決孤獨，但是當chosen family出現在我的生活裏，我不知不覺進入其中之後，我才知道原來那麼那麼重要。我第一次出櫃的時候，爸媽不是很支持。後來我在上海找到LGBTQ社群，那種被看見、覺得自己正常的感覺就特別珍貴。我的自我認同是在和上海的這些酷兒群體一起完成的。我在上海得到酷兒社群的支持之後，才慢慢覺得社群好重要。我那個時候已經 21 歲了，社群是我20歲那十年的關鍵詞。

東尼：聽了你們的話，我感觸超多。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是要有family support 這件事情的。我很早就住在寄宿學校，一直不知道住在家裏究竟是什麼樣的感覺。我家比較傳統也比較卷。總覺得家人接受不接受你，要看你卷得成不成，你卷好了就會接受你，要是沒有卷成功，不被接受也是活該。而現在我發現，原來family love是一種unconditional love。我活到 30 多歲，突然意識到，原來愛是這個樣子，是這個形狀的。並不是說我的原生家庭不愛我，是我並不知道愛是什麼形狀的東西。我不知道原來家是一個你可以脆弱的地方。

在日落公園我的酷兒家庭裏，I can be a loser。我如果痛苦難受，在這裡崩潰大哭，我的家人不會judge我，不會覺得是不努力——不會覺得，你幹嘛不再卷一點？卷好了不就沒有人欺負你了嗎？我意識到，我可以完完全全把最脆弱的東西給別人看，而且別人也能聽得懂，能接得住。

Meng：我非常理解。我們都是教師家庭的孩子，爸媽覺得我們永遠都有更多可以做，永遠都可以做得更好。我和原生家庭溝通的時候，很多的考慮都是怎樣讓父母不擔心，怎麼樣報喜不報憂。最近我跟父母彙報一個新的成就。我爸說，很好，但過了一會兒又說，他覺得我生活得太安逸了。我當時就哭了，我覺得，我這個偽裝做的實在太好了。我們在中國家庭長大，不能跟家人分享難處，不想讓他們多擔心。但是在酷兒chosen family、我們現在這個family，大家不在乎我有沒有成就。

這也療愈了我和原生家庭的關係。我意識到，因為那是我唯一跟父母分享的東西，他們能為這些感到自豪——我以為那是維繫我們關係的唯一方式，但其實並不是。他們也想要聽到我生活的難處，生活的挑戰。我不用一直都是帶着獎狀回去的那個小孩。

東尼：太有感觸了。chosen family教會了我，原來分享愛是這樣的感覺。幾個月前我把我爸接到清邁，跟他出櫃了，然後帶他在清邁玩。那之前，我們已經三四年沒見。交流過程中，我意識到，他可能不懂我想要的愛是什麼，我就復現在酷兒家庭裏面得到的愛。我帶他去聽歌，看音樂現場，吃我想吃的東西，分享這種快樂。我們有天唱KTV，他很久沒有唱歌了，不記得有什麼歌可以唱。我就從各種各樣的歌裏去找。後來唱找到齊豫的《橄欖樹》，我爸有點哭了。他聽的時候特別動情，這是他年輕時候的經典，而現在他的孩子和他一同去創造這樣的一個moment，感受這個經典。我就覺得，哇，在日落公園體會到的愛和原生家庭的愛，我把它們接到一起去了，特別開心。



2020年3月23日，美國紐約，一名男子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走路。攝：Mark Lennihan/AP/達志影像

Ashley：This is so beautiful. 我的原生家庭生活非常幸福。我前18 年、20 年的人生，沒有經歷過特別大的生老病死，一直過得非常順遂。爸爸媽媽很相愛，也很愛我，從來不要求我做什麼。我一直生活在很有愛的家庭裏，覺得「無條件的愛」這件事非常自然。但談戀愛之後發現，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什麼，也不是所有人知道如何去分享脆弱。聽你講的時候，我就覺得unconditional love意味着願意和別人沒有限制地分享你的時間。然後你們這樣自然的KTV瞬間就會發生。或者和朋友坐在一起，什麼事都不做，可能聊了一些，又好像什麼都沒有聊。這樣過去的幾十分鐘、幾個小時就很開心。當好朋友進化成你的chosen family，就是會這樣，你願意無限地和他共處時光，在這種無聊和瑣碎當中，就會有一些神奇和美好的事情發生了。

如何選擇你的家人？

東尼：我們剛才講了很多family，還有個很重要的部分是chosen, how do you choose your family？它不僅是你要去做的行動，也是了解自己的考驗。我是一個不太有界限感的人，不太會說no，討好型人格，以別人的開心為開心，但其實自己非常不開心。

Ashley：是不是跟年紀很有關係？你年紀大了，閱歷升了，才知道你想要什麼，不想要什麼。年輕的時候，大家來紐約，用一種開放的心態去探索，也不管好壞。尤其我們還是做內容的，我拍紀錄片，會想說我帶著人類學家觀察的視角，就算這人是個奇葩，他也是一個素材、一個觀察人的好機會。現在，一方面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變少了，另一方面，也是為了保持內心平靜。

Meng：所以你們現在選自己家人的時候，是有什麼樣的考量？

東尼：Follow your feelings. 紐約太多元，牛鬼蛇神、龍蛇混雜，什麼樣的人都會有。那面對自己的內心就更加重要。你如果今天和好朋友有非常美好的聊天，聊兩個小時，同時你另外有一聚會，可能會認識一些人。其實那真誠開心的兩個小時是更重要的。

Ashley：我覺得chosen family 就和戀愛一樣，很玄學，也有場域的關係，比如說我跟Meng認識是通過共同朋友，他知道Meng在東岸做酷兒內容，我在西岸做酷兒內容。他說，唉，你倆認識一下。我就打了一個電話，發現很聊得來。那麼多年過去之後，雖然曼哈頓離布魯克林還是很遠，但這個聯結從來沒斷。物理距離變近了，聯結就越來越深了。所有關係，努力是一方面，很多時候看運氣。還有一點，當你願意把一個人納入你的朋友圈之後，你就會對他有更多的包容和耐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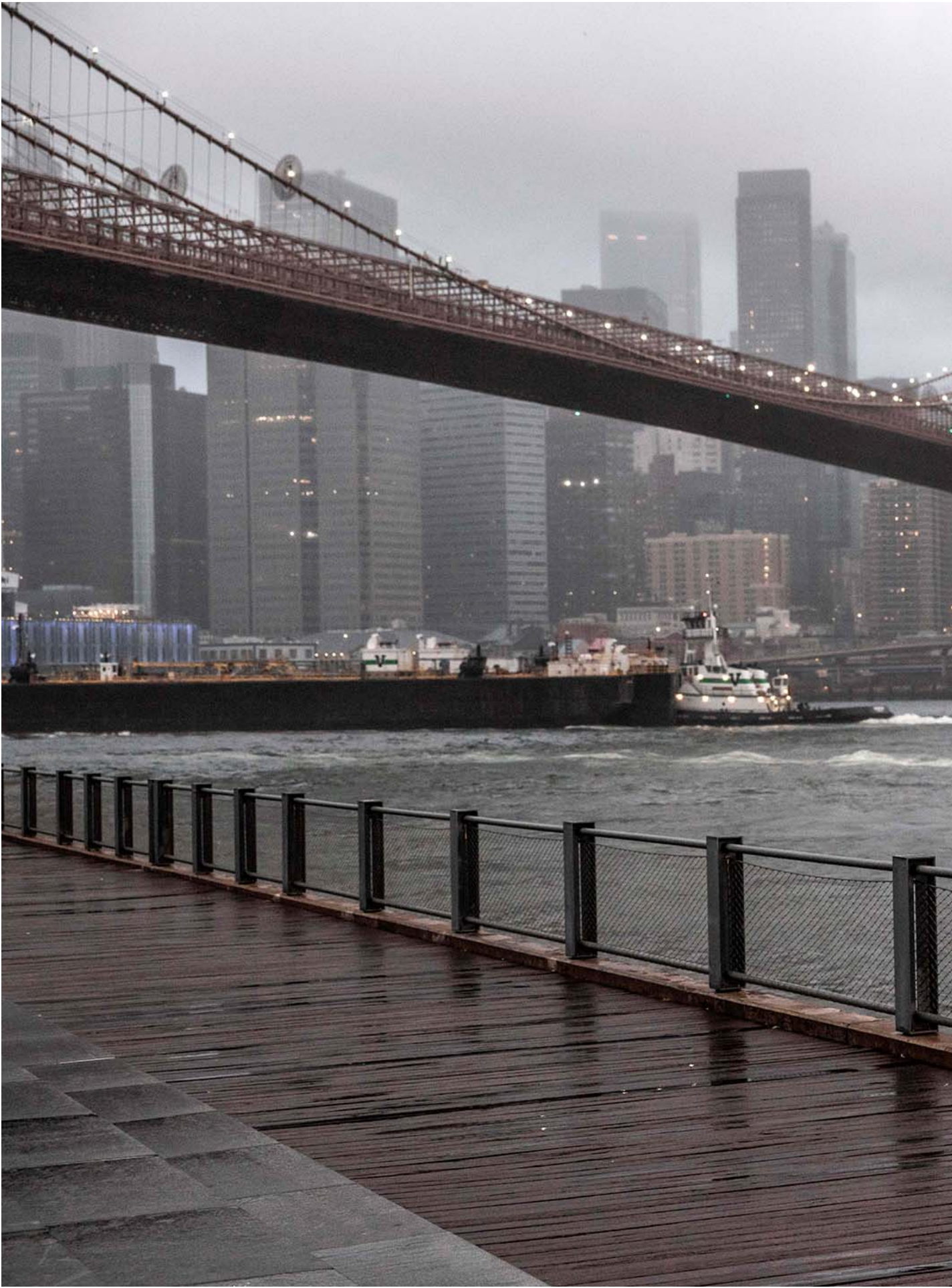
東尼：是，如果我面對的是100 個人，那我只能和每個人蜻蜓點水地交往一下，但面對五個最深刻的關係的話，那我就可以有更多的耐心。

Ashley：對我來說三觀契合特別重要。不可以對政治無感，對政治沒有態度就是你的態度。不是說這個人一定要激進，但他至少有一點態度，有態度的人我才可能跟他聊得來，也更大概率是有趣的人。挑朋友跟挑伴侶一樣，首先最重要的是一個善良的人，然後最好是一個三觀相合的人，然後是個有趣的人，這是我的標準，所以基本上就是酷兒女性主義者。能做到這兩點的已經是鳳苗鳳毛麟角。在紐約有這樣的人歡迎跟我們聯繫。歡迎加入日落公園的大家庭。

Meng：我的選擇條件是流動的，跟我當下的狀態相關。我現在選擇留在身邊的人都是我相信是為彼此好的。我腦中的圖景是一片森林，森林裏面有大樹，有蘑菇，有飛禽走獸，小白兔，有老鷹，各種形態的生物一起創造一個mutually beneficial 的生態系統。

東尼：你自己是一個什麼生物在裏面？

Meng：我挺想成為一棵樹。我希望慢慢落地生根，安靜長成我自己的形狀，並且能給別人創造一些環境，給人遮陰。



2022年10月1日，美國紐約，一對情侶在布魯克林大橋前拍照。攝：Julia Nikhinson/AP/達志影像

創造自己的儀式

東尼：選擇自己的家庭，只是這個過程的第一步。真正有這個家庭，還需要去維繫它，還要不斷的去維持這個關係。

Ashley：給大家介紹一下，今年元宵節，Meng因為有了自己的新宅子，就覺得可以搞一個元宵晚會，裏麵包括了一個頒獎大會。

Meng：我現在和兩個朋友住在同一棟樓裏面，自從搬來之後就經組織聚會。當時一起想做這個元宵晚會，一方面慶祝中國節日，另一方面想利用那個機會，互相吹吹彩虹屁。回顧一下過去，展望一下未來。來了日落公園以後，開始有一群能夠講中文，理解我文化的家人，很想要去紀念這樣的時刻。我們當時每個人都有分工，有人負責燒飯，有人負責想文案。我們做了一個PPT，給每個人都做了一頁，請大家去誇這個人。還請了另外一個朋友通過 AI 生成一個很酷的動畫。

東尼：我今天才知道你們整件事情有多麼的正式，我看這個 PPT的活動流程：「第一步，頒獎，從二樓徐徐走下；第二步，上台接受彩虹屁洗禮。第三步，發表獲獎感言；第四步，閱讀給自己的感謝信。」

Meng：對，我要求每個人都寫一封給過去的自己的感謝信。

Ashley：我當時讀的時候挺尷尬，準備的時候也挺尷尬，但是做完以後就好感恩。人需要儀式，那天在場的大家都是女性或者非二元性別。女性不容易誇讚自己，而且亞洲人對自己的validation和自信心也沒那麼多。別人誇我的時候我真的很不知道怎麼反應，但我覺得在一群chosen family中間，整個事情做下來，獲得了很多能量。

Meng：那天很感動的是，2022 年並不是很容易的年份。我的人生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，我們真的非常值得一起營造一個環境，讓大家來一起療愈，一起暢想，你可以無休止地誇讚自己，會有一整個屋的人來接住你對自己的誇獎，好像大家在燉一碗非常濃郁的雞湯，哈哈。

東尼：我大學讀的是社會學，有很多社會學的概念，我並沒有特別深刻的理解它。當時學到儀式的重要性，人為什麼需要儀式？比如人去世的時候為什麼需要葬禮？從功能主義的角度，人死後一些關係會流失，葬禮能創造機會，讓大家去修復失去的關係，彌補大家的創傷。這個元宵晚會，大家都在非常艱難的一年找到彼此，想要創造一些非常開心時刻。我就覺得，我這些理論竟然能夠實踐出來。



2017年1月25日，中國北京， 一對夫婦在乘搭火車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Ashley：在國內，父母那一代很多都有兄弟姐妹，大家的儀式就是逢年過節大圓桌吃飯。可惜我跟我的叔叔阿姨，或者舅舅，表姐表哥，我們的聯結其實不是很深。圓桌吃飯很像走過場，大家只是吃飯而已，說一些不鹹不淡的話。你前面說到說你跟你爸唱 KTV這種事情，我也是因為從LA 搬回上海之後和我媽住在一起，發現我長大以後好像更有能力去跟她創造新的儀式。

我有個朋友說，他會把我們這代人會的非暴力溝通，比如說 love languages，用到和父母的交流溝通上面。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，可以跟老一輩的人去創造新的儀式。我們在這邊的chosen family是年齡相仿，三觀相似，創造力充沛的一群人，大家做的事情很有療愈功能。大家都是獨生子女，又在異國他鄉，沒有生理上的家庭，所以真的需要 chosen family這種比朋友更進一步，但又不是浪漫關係的聯結。這種陪伴對人的well-being和生存是很重要的東西。

Meng：對離散華人社群來說，它有另外一層難度。作為華人，我們的文化並不是主流，我們其實褪去了很多自己文化的儀式。但現在我們有能力去重建，邀請大家一起參與，編織一個新的文化。

東尼：小時候過年，大家你包餃子，你擀皮兒。現在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傳統。我在美國有個遠親，他疫情之後回家做了一個大事兒，就是把曾祖母的牌位就是通過某一種儀式一路請了過來。

Meng：對，我來了日落公園以後，會在清明節給祖先燒紙什麼的。以前不是不想，但是我都買不到紙錢。來了這邊以後，小店裏面都在賣這些祭奠的東西，這個事情變得很容易了，而且不覺得怪了。在這邊真的感覺到了跟祖先的聯結，作為離散華人，來到另外一個國度，到底有多少東西可以保存下來？其實並沒有多少，但是這個spiritual connection它是一直在那邊的。

東尼：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和主觀能動性。現在這個很奇怪的政治環境以及互聯網的情況下，去聊中國，去聊extended family，去聊七大姑八大姨，要背着很重的包袱去聊這些事情，可能都沒有什麼好話說。回過頭來，我重新去看自己的中國身份，而不是困在共產黨或者說「美國對亞裔的壓迫」。當我們把這些語境和包袱摘開之後，去審視自己究竟是誰，需要什麼樣的家庭，在這個家庭裏面需要什麼樣的支持？這對我來說是需要從零開始，而且需要克服很多障礙的事。

我站在這個裂縫中，這就是我的土地

Ashley：對我來說還是愛具體的人，你永遠可以相信一個具體的人，這個信念是不會變的。 一方面你要保全快樂的和健康的心情，另外一方面，你仍然是 you’re still proud of being a Chinese。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行動，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改變？我們沒有那種activist這種奉獻和犧牲精神，我覺得我還是在高舉着理想主義的大旗，但雙腳還是精明的留在現實裏面。

東尼：這也是一種倖存者愧疚。



2021年5月20日，中國北京，一對新婚夫婦在故宮外拍攝照片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Ashley 53:28 去年封城的時候，這種倖存者愧疚就非常明顯。四五月，紐約春暖花開，陽光很好，每天早上起來刷微信朋友圈，大家被困在家裏，這種時候你怎麼笑得出來？但大家又沒有放棄作為中國人這個identity，仍然是希望國家它好的。只是你相當絕望，你都不知道自下而上有什麼改變的可能。然後我就自我安慰說，我延續戰鬥力的方式就是先保全自己小我的狀態，只要同性戀還存在，只要creative people還在，只要我們這些人還在，那這個國家minority的生存現狀就還是有可能性。只要有人就有希望嘛。

Meng：我越來越覺得，你講到的愛自己和愛大環境，兩者之間沒有衝突。傳統activism 裏，activist一定要犧牲自己。但是去抵抗的一個方式，真的是在這種爛透了的大環境下，如果還是能夠好好的生活，本身就是非常有力量的反抗。

Ashley：年輕的時候，第一次出國，總是想要努力融入，覺得自己是橡皮泥，可以捏成各種各樣不同的形狀。以前覺得我黑也不是、白也不是，站在中間好awkward，我是不是得立刻選個邊，這樣才是更正常、更ministream、更majority、更安全的選擇。但後來慢慢有了自信，就發現，我站在這個裂縫中，這就是我的土地。這裏我quote 最近很喜歡的台灣酷兒作家劉文——酷兒真實的意義就是在邊緣執着的生命力。一開始你會有點shy，不自信，我要突破，我要主流，我要正大光明。後來你發現其實你的邊緣就是你的主體，只要你願意站在這個地方守住你的主場，對，他也可以成為在主要的話語權當中的一份子，只要你願意去堅持它。我們三個人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就我們堅持做死基佬做了那麼多年吶，還是很不錯的。

[#LGBTQ](#) [#端傳媒Podcast](#) [#行星酒館](#) [#潤學](#) [#離散社群](#)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

端傳媒八週年 | 另一個世界仍然有可能

訂閱端傳媒，期待改變的你，
與亟待突破的我們，共同撐起另一個世界。

8週年尊享會員 特別優惠 20%OFF

立即訂閱 →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